

合於自然者云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則此
氣字合以性釋之順造物而無容心則天
下自治何必為天下乎無名人即子虛為
有之類

天根喻自然之本當隱晦涵育任物自
化今趨於盛明之方自願以求有為故
問為天下無名聖人所以鄙之謂何所
問之不悅我心也乃自陳無為放曠之
樂就以點化之與造物者為人言與化
俱運任而不助也朱砂猶香實為喻飛
行無迹壞境虛豁言我逍遙自適若
此汝何法以治天下感動乎心哉天根
又問無名人告以遊心於淡無嗜欲也
含氣於漠無所慕也順物自然而無容
私有心於為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
名曰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
之道無他善復其自然之本則身暗而
天下治矣天根不知反求諸己而復實
自迷東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五二

武林道士楷 弟 學

應帝王第二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獨疾強梁物微
既明學道不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
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
虎豹之文來田隸狙之使執矰之狗來藉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己化貸萬物而民來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止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郭註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容身
不得不足以比聖王蓋以文彩技能係累
其身非涉虛以簡乎無方者也天下無明
王則莫能自得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
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而民莫
知恃賴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
名物皆自以為得而喜居變化之塗日新
而無方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
實物何暇遊虛哉

呂註獨疾者越事之速強梁則非以柔勝
物而微之非能無知疏之而明非明之所
自出學道不勦則未能日損以為道者也
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怵其心
猶百工以短長有無胥易非聖人所以用
天下也虎豹狙狗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
則夫勞形怵心而為天下用者亦強梁疏
明之所自取也藉猶借言巧力為人所借
也有力弗居化貸弗恃則凡有者不得舉
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於不
測遊於無有故也則向之所以比明王者
不亦疎乎

林註明者神之散王者聖之動應帝王者
出而治世故以簡疾疏明為問答以如是
而可比明王則是胥徒好易技係勞形怵
心者皆可望於聖人虎豹以文而來田獵
狙狗以便而招繩藉皆可以比明王乎子
居驚問明王之治答以功蓋天下而不自
化貸萬物而不恃言古之明王無意於天
下而天下歸之以至運精神以化天地之

德動心術以應事物之變其本莫不始於此故雖有功而不舉以為名化物而不自以為喜是以天下以功歸之物自喜之立乎不測之上而陰陽莫能制遊乎無有之鄉而萬物莫能累也

詳道註嚮疾強梁則與能如嬰兒異矣物徹疏明則與明道若昧者異矣學道不勸則與絕學無憂者異矣明王即聖人聖人無為而天下化今弊弊於三者而與物為事猶以技係交易而牟利者也豈惟勞形休心外患將至矣夫明王之治有功弗居則我何力於民化物不恃則民何得於我是以名不舉而迹不彰實不聚而患莫及以虛而為羣實之宗以無而供萬物之求也

碧虛註所嚮之處嫌疾強梁不容惡也徹道事物疏豁明白尚聰明也以此妄知易彼自然使其技能相係勞苦其形怵惕其心者也虎豹猿狙喻以能召患似不自已忘我也而民弗恃忘功也有莫舉名忘名

也遊乎無有兼忘也明王之治如是而已趙註嚮疾者所志捷疾強梁者剛果敢為物來能明力行不勸如此可比明王否答以道尚柔晦無為若此則與道相反而為才所累豈惟勞形休心又有害焉猶虎豹猿狙來田來藉皆以才攬禍不足以治天下也子居更請蓋銳於有為老子則安於無為故答以功成而若不自我出物化而弗恃以為能物各自適而莫能名吾之功即孔子贊堯所謂民無能名而魏乎有功者也

庸齋云嚮疾強梁等語雖不指名而譏孔子胥刑徒易更也猶云卒更也必古有此語猶漢云鬼薪投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言如此為學身心俱勞猶虎豹以文而招田獵猿狗以便而招繩藉此貶之之甚也子居再問卒告以功蓋天下似不自已至使物自喜即功成不有帝力何加之意立於不測即是遊於無有鼓舞其筆端耳已上數段皆述其命篇之意

嚮疾諸解不同音義較與簡文以嚮同響猶庖丁章着然嚮然讀同響之義然考本章大意呂林碧虛如字釋之為優今擬解云嚮疾謂應物之速強梁則非守柔者也物徹謂樂通物疏明則非葆

先者也學道貴於無為而乃以不勸為功猶以技能相易相係不免於勞形休心言所求者非其道也且也至可比明王乎乃老聃反問之辭謂若以前論嚮疾強梁等可比明王則虎豹因文彩以致獵猿因便捷狗因執狸而致繩藉亦足以比明王乎子居始悟楚然問明王之治乃告以忘功善貸逃名遁形始可以論明王之治蓋子居所論者迹而老聃所論者心迹之判久矣夫執楚說之不通兼有離來二音至大之牛豈狗能執音義哉李氏本作狸為當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唯而無雄又莫卯焉而以道與世允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嗚呼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曩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衝氣機也觀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曩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饜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郭註未懷道則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濕灰同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雖動靜流止之不同無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坐忘即謂將死觀其神動天隨即謂有生耳誠能應不以心理自玄符與化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非相者所測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感應之容也存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利名之飾皆為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冲之極浩然無

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物各不平泯然一之管窺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淵者靜默之謂雖流水之與止水觀極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無為深根寧極虛而委蛇無心而順物不知誰何汎然無所係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耳去華取實雖動而真不散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呂註既其文未既其實實則不識不知之處是也夫道未始有物虛空無相莫之與匹猶泉雖無雄吾非應物居然有藏於罇中猶無雄而卵是以道與世允而必信者故使人得而相也地與陰同德則莫得而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正即不止機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為死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為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

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名實不人則無為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為善者機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沖則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故謂衡氣機也三洲之義以喻心善洲雖流止之與觀拒蓋未嘗不洲也太沖莫勝亦若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藏於天而示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自失而走蓋幸成以其心相人之心我無心則彼所以相者亦不能獨立是以失誠而不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心無為其止也因為茅靡則莫知其為靡也其動也因為波流則莫知其為流也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也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於事無與親致虛之極也靡琢復朴塊然獨立紛而封緘一以是絲雖萬物擾擾而吾之封自若終莫之變也

子告以質由文顯道即事彰言我與汝盡其文未盡其實何由得道與猶泉唯無雄何由而卯汝既未盡我道之實其道猶與世亢而必信於人故幸成得而相汝也濕灰言將死之證示之以地文不示則無文矣不震則寂然不動正者貞也貞夫一故體安靜不正則非一所以為地文德雖有機杜而不發彼所不能知也天壤者覆載之功已及於物猶道德之機發於本根而名實未能入也踵者形之下極善者可欲之謂彼之所見曰機壺子自謂為權權則所見者粗機則所存者妙故也始則杜機於至寂之中而相者疑其死次則發機於至極之下而相者疑其生已而不動不靜非死非生參差不齊無得而相也太沖者至虛而中英勝列子所謂其昧是也衡至平也應物則參差不齊氣虛而待物猶未離乎機壺子藏神於至虛無昧之際而動靜陰陽之不齊猶衡之應物故使季成不可得而相也紀大魚審停審止水為淵喻

示以地文流水為淵喻示以天壤大魚盤桓以為淵澄渟渟疾參差不齊示以太沖莫朕之謂也列子有九淵此引其三以明壺子之事耳太沖猶未離乎氣機至於未始出吾宗則與天同矣此季成所以自失而走也無心而順物故虛而委蛇不知其人是誰是何也弟者放任靡者順從彼且為弟靡因為弟靡彼且為波流因為波流此言壺子之變化在已也列子見壺子之道遂自覺悟以為若未始學也歸為妻愛食豕如人不知有貴賤物我也不役於務去華就實塊然獨立事雖紛擾而守其封域終不為之變也

詳道註與道遊則無心故死生禍福之機限於內不可得而相也與俗交則有累故死生禍福之機兆於外可得而相也此季成所以於眾人則其術神於壺子則其術窮也地文者陰柔之體疑天壤者覆育之功見太沖者天地之中氣也陰柔體疑所以應物者靜故曰杜德機止水之淵是也

覆育功見所以應物者美故曰善者機流水之淵是也至於太沖莫勝則非動非靜若死若生不上不下當中若衡故曰衡氣機觀之淵是也水之或止或流或為觀觀其淵一也壺子之機或杜或發或為太

沖其道一也善觀水者察其淵善觀人者察其道而已列子悟壺子之道自知不足為其妻愛忘我也食豕如人忘物也忘我故無內外之殊忘物故無貴賤之別心若死灰形如槁木紛而封哉而莫之動一以是終而莫之變也

碧虛註理猶實也事猶文也壺子謂吾與汝無其文故未既其實而固執以為得道猶有雌無雄矣以生化今有季咸之文斯足以顯壺子之實以道為有而與物尤敵故為術者所相地以不動為文見其深根寧極不震不止動靜不發蘊道息念杜德機也反常曰權杜權則復常之義天以發生為壞見其神采外耀也真人之息以踵生氣一動沖和遍軀發自根本豈止眉宇

而已哉子之先生不齊但見形質而已太沖莫勝謂太空無勝負而不知所以然衡氣機則輕重平一不可以動靜觀也夫水之波蕩無涯而淵潭鑿物一也猶至人靈府虛豁洞鑿故相者無所施其術也示之

以未始出吾宗形之語言則已出宗矣弟靡波流皆同淵執食豕如人視彼若此塊然獨立無比儼也紛而封哉外蕩而內澄一以是終如此而已矣

趙註列子神季咸之術以為愈於其師壺子告以我之所以許汝者盡其文耳而其實則未汝固以為得道與眾雌無雄而又真卯言有形之類皆陰也必有無形者為之主宰而汝以道與世亢必欲人之見信非無心而任理故人得而現汝示以地文寂然而止也萌乎不萌也不震動故正之正則動矣此謂杜德機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天壤與地文對坤靜而乾動也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以萬物為芻狗而物物于有生意此謂善者機老子云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是也始見以為弗活再見以為有生又見而死亡不可測故以為不齊太沖莫勝列子作莫暝是也示以太空漠然無朕而中有機誠老子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是也大魚盤桓以為淵靜中有

動衡氣機也止水為淵杜德機也流水為淵善者機也示以未始出吾宗泛應萬變而本然者常存也弟靡列子作茅靡茅靡波流即與之虛而委蛇也列子悔其學之未至於是去文反質槁木其形雖處紛擾

之中而所守不移一以是終而已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蓋有深意夫為國在仁義禮樂今乃泯然不見其迹人以為國將亡矣及發政施令犁然當於人心又以為國將興矣至於高威武於文德之中行爵賞於刑罰之外則規國者不可得而測識矣此聖人治天下之妙道而託之於神巫之相也

虛齋云文喻外實喻內汝未盡見其實固以為得道乎無雄真卯言無心亦無迹也

此句喻其心未化故可以形見目以其道
 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便是有迹使人得
 而相汝也濕灰言其生氣欲滅地文釋家
 修觀名萌乎若生之意不震不動也不正
 者不可以指定言此不正與孟子必有事
 焉而勿正同德機生意閉其機而不動有
 生意欲滅之狀遂以為弗活矣於杜閉之
 中而動機已露故以為有生天壤亦是觀
 名天田者自然之壤猶今修養家以舌間
 為天津之類名實不入有無俱道也機發
 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善者機猶言性之
 動處太沖即太虛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
 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平半之地而止
 則是半動半靜所以為不齊也觀相止水
 流水釋氏皆以為觀名雷信也壺子到此
 方說出向之所以示季威者皆此洲也九
 洲方示其三耳太沖莫勝未始出吾宗皆
 是觀名類靡拉投沈沈莽蕩故自失而走
 也為其妻癡已下皆墮體熱聽之意不復
 贅釋季士表論云季威者以我之心感人

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禍福壽夭之
 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
 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
 故棄而走也彼至人者踐形於無形之表
 起數於無數之先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
 以地文而疑其死次示以天壤而疑其生
 殊不知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心之起滅
 見之有無也壺子未始有心靜與陰同德
 動與陽同波沖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
 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
 齊耳三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
 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
 以實投我而此虛彼以有愛我而此無彼
 之起心役見有盡比之離人入天無盡所
 以自失而走也壺子謂見吾三機則猶立
 我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我亦忘
 矣示之者誰邪見之者誰邪莊子論應帝
 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
 故感而遂道唯退藏於密故吉凶同患一
 將出其宗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則人得而

相之矣古之帝王所以湯湯乎民無能名
 焉者以此
 王且論云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
 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
 三變望之儼然及其即之又變而為溫然
 聽其言也又變而為厲矣是豈可執一而
 相哉夫堯一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
 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變然則聖人
 出而治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
 取天下而用之之道也歟
 季威以心感人而知其心者也道與世
 元則不能無心有心則有跡使人得而
 相也始見壺子而哀其弗活蓋至人心
 若死及季威無所施其感耳不震者地
 之體不止者坤之化萌所以示之文可
 見者也杜則捷閉其窺機則微有可睹
 此至人潛德內蘊之貌有非術者所能
 測識也再見壺子喜其有生謂見杜權
 矣權又機之顯者始欲杜而今微顯所
 以知其有生也天壤謂自然之地生物

之本也名實不入心不動也唯能至靜
故其機發於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始
養而為浩然之氣廣而為及物之仁是
謂繼性發見生生而不窮者也又見壺
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而相則至人
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太沖者
虛之至故莫窺其昧兆也術以平而善
應氣以虛而善入皆無心於物故不待
感而自應然謂之機者以所以示之者
言也三洲喻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洲僅
示其三而季咸之技已窮至人非有心
於出奇以屈人也特示之以未始出吾
宗蓋不示之示無宗之宗亦虛而已何
出入之有然則壺子所示者愈近而季
咸所相者愈遠宜其自失而走也季咸
既滅既失壺子亦無有也然則列子將
莫為哉因悟向所學者皆其土直而今
始識其真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隕然而
道盡之謂也此章實寓應帝王之妙旨
託之季咸之相所以神壺子之道使後

之心醉技術者亦將少醒焉耳吾與汝
與許也孔子曰吾與點也義同既其文
一本作無其文天屈西北為無側加小
卜為無卦也 不正當是不止不齊如字
莫勝是朕無疑三洲審字列子並作滿
音盤水盤泗也本經音義云司馬本作
堵聚也義或近之弟靡舊註同類未詳
所據今以列文茅靡為正即草上之風
必假庶論下文波流之義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立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三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
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
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郭註物自當其名而各自謀物自任其事
而主其知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
窮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見得則不知
止不虛則不能任虛實用心若鏡鑒而無
情來即應去即止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
神之累也

呂註無為名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之能
名無為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為之謀無
為事任則我無為而任事者責無為知主
則我無慮而天下為之慮體盡無窮則光
大之至遊乎無朕則鬼神莫睹況於人乎
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
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